

基本館藏

224502



馬克思 恩格斯

論西班牙革命



224502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馬克思 恩格斯

論西班牙革命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K. Marx & F. Engels
REVOLUTION IN SPAIN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9.

根据纽约国际出版社 1939 年英文版译出

馬克思 恩格斯
論西班牙革命

朱鴻恩譯

鄭之釐校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富陽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总經售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7 · 插页 2 · 字数 161,000

1959 年 10 月第 1 版
195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統一書号 1001·417 定价（四）0.66 元

英文版編者前言^①

本書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論十九世紀西班牙革命鬥爭的文章。

1854年夏，西班牙軍隊中爆發了一個暴動。它很快地發展成為一個遍及全國的革命。這個鬥爭是在歐洲大陸黑暗反動的時期出現的。自1848年革命失敗以來，歐洲第一次看到街壘和暴風雨般的人民遊行示威——這一次是在馬德里和巴塞羅那的街頭。

馬克思和恩格斯熱切地注視着西班牙局勢的發展。馬克思——當時他住在倫敦——認識到西班牙局勢發展的重要性，于是不以僅僅觀察正在發生的事變為限，而對十六世紀以來伊比利亞半島的歷史背景作了一個詳細的考察。他很細心地研究了十九世紀上半期中人民起義的歷史。在1854年9月2日的一封信上，他把他的研究工作的進展告訴恩格斯：

現在我主要研究的是西班牙。迄今主要是根據西班牙的材料。我已經下功夫研究了1808到1814年和1820到1823年的時期。現在我正在繼續研究1834到1843年這個時期。這是一段很混亂的歷史。更難於追尋發展的原因。……整個東西如果大大加以簡縮，大約可以為《論壇報》寫成六篇文章^②。

① 這個編者前言共有四節。第一至三節介紹本書的內容。第四節內聯系到這個英文版出版時（1939年）西班牙局勢的部分，翻譯從略。——譯者注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0年德文版第3部，第2冊，第51頁。（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957年三聯書店版，第2卷，第60—61頁。——譯者注）

研究的結果，馬克思寫了九篇文章。其中八篇于1854年9月至12月之間以《革命的西班牙》為題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發表^①。這些連載文章，冠于本書之首，是對現代西班牙歷史的特點的一個透徹的分析。

第一部分是研究伊比利亞半島諸國封建社會沒落的特殊方式的。在這裡，馬克思對西班牙歷史的難題之一提供了一個答案。馬克思問道：“但是我們怎樣來說明這個奇特的現象，……正是在這個國家，在所有封建國家中最先出現了最完全的君主專制的這個國家，集權制却一直未能生根呢？”而他的答案則提供了了解現代西班牙發展的鎖鑰之一。然後他接着表明：在拿破侖入侵的時期（1808—1824年），集權化過程的這種不完全性——這是西班牙弱小的根源與象徵之一——怎樣起了不利于法國侵略者的作用。拿破侖從痛苦的經驗中了解到：如果說“西班牙國家是死亡了，西班牙社會還是富有生氣的，而且它的每一部分都充溢着抵抗的力量”；並且，“西班牙的抵抗中心不在任何地方同時又在每一個地方。”

馬克思描述了1808—1814年的偉大人民運動的兩重性。統治階級無耻地逃去投靠侵略者，於是拿破侖以為西班牙已經是他的囊中物。但是當他推翻了舊王朝，並從而削弱了妨礙群眾革命運動的鎖鏈的時候，拿破侖突然發覺他自己面對着憤怒的人民，並且看到他的受人稱贊的軍隊無力對付這個國家的農民群眾。

① 第九篇文章是論述1833年西班牙的事變的，未發表。見《卡爾·馬克思生平年表》（1934年德文版），第148頁。——英文版編者注（譯者按：根據作為本書附錄的蘇聯新發現的馬克思關於西班牙革命的手稿及俄文版編者注來看，馬克思關於西班牙革命的文章，除這裡所收的八篇外，尚有三篇未發表；這裡所附錄的是未發表的第二篇文章的一部分，第九篇文章應是論述1820—1822年事件的，論述1833年事變的應是第十一篇文章。）

西班牙人民在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不能被征服，却成了内部叛卖的牺牲品。群众没有他们自己的领导，遂致陷于尾随贵族、僧侣以及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政府委员会之后，而他们是害怕人民更甚于害怕侵略军队的。如马克思所说：中央政府委员会“不以成为西班牙革命的累赘为满足，它真正干起有利于反革命的事情来了：……它重新建立旧的权威，重新铸造已被打断的锁链，扑灭各处燃烧起来的革命火焰，自己什么也不做而又阻止别人做任何事情”。

这样，在1814年，西班牙人民发现他们回到了旧的桎梏之中。并且，这个新恢复起来的“秩序”，是受当时正在扑灭欧洲革命运动的每一点火花的神圣同盟保护的。但是革命的抵抗力量是如此强大，西班牙人民不怕本国的或外国的绞刑吏，在1820年又举起了起义的大旗。

起义是由军队发动的；可是，如马克思所着重指出的，如果没有群众的革命行动的支持，黎也哥的军事暴动势必崩溃。但是，国际反革命势力再次挽救了封建贵族集团。十万法国干涉军侵入西班牙，他们在沙皇俄国的支持之下，占领了马德里，镇压了革命。如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里所说的：“十年以来，他〔法国外交部长夏图白里安〕和他的朋友〔俄国沙皇〕一起，使西班牙处于它曾经落入的最大的污水坑里。”^①

但是反动和干涉只能延缓下一次革命的爆发。1834年，西班牙又一次成为革命斗争的场所。这一个争取自由的斗争的新阶段，在收入本书中的马克思的精彩论文《厄斯巴特罗》中有所论述。马克思毫不留情地剖析了厄斯巴特罗，此人的职司就是缓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同前，第62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957年三联书店版，第2卷，第73页。——译者注）

革命和限制群众。他害怕人民的起义，向极端反动的势力投降了，于是在1834年，反动的暗夜降临到西班牙，这一次是整整十年。

二

然后发生了1854年的革命暴动。当时馬克思正为《論壇报》报道欧洲的事变，于是他把关于西班牙局势的文章和笔记包括进去。馬克思在这一年夏秋两季所完成的文稿，都是紧跟着它們所描述的事变之后写的。

军队又一次发出了起义的信号；但当头一次詳細报道一到达倫敦，馬克思就写道：“……如果現在在半島上由一个單純的軍事暴动引起一个普遍的运动，我們不應該感到惊异。……”几天以后，馬克思就能够报道說：軍事暴动已經得到了人民起义的支持；而且群众不象他們在1843年的行动那样，他們更为独立地进行着，军队在决定事变的进程上只是一个不重要的角色。

可是1854年的革命运动有和前几次相同的命运。馬克思写道：“馬德里的街垒刚刚按照厄斯巴特罗的要求撤除，反革命就急忙地行动起来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这一年的西班牙事变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讓我們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話：

不論这次西班牙起事的真正性質和結局如何，至少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与未来的革命的关系，象1847年瑞士和意大利的运动同1848年革命的关系一样。在这次起事中有两个重大的事实：第一，軍人，1849年以来欧洲大陆的实际的統治者們，已經在他們自己之間发生分裂，并已放弃他們的維持秩序的职业。……第二，我們看到了一个成功的街垒战的壮观。虽然街垒从1848年6月就已經构筑起来了，但他們迄今以前証明是沒有用处的。街垒，这种大城市居民对于军队的抵抗，似乎是没有任何效果的。这种偏見

已經站不住腳了。我們又看到勝利的、不可攻破的堡壘。符咒破滅了。一個新的革命的世紀成為可能的了。……①

早在 1856 年 8 月，馬克思以《西班牙革命》為題所寫的論述這次新的革命爆發的兩篇社論，在《論壇報》上發表了。這兩篇論文是 1854 年發表的一組論文的續篇；在這兩篇論文里面，馬克思揭示了五十年代西班牙革命的基本特點，同時也揭示了它失敗的基本原因。

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當時在西班牙自然是決不可能的。如馬克思所說，“現代意義的社會問題”，在這個國家里“是沒有基礎的”。西班牙是面臨着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這個革命中，土地問題是首要的。但是西班牙資產階級沒有充當那備受封建貴族與教會專制者壓迫的群眾的領袖；它沒有在爭取一個勝利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鬥爭中領導下層階級。不論是在 1808—1814 年間，或者是在 1820—1823 年間，當時工人在城市居民中還只占一個微不足道的百分數，資產階級都沒有勇氣這樣做。在 1834—1843 年間，它沒有變得更勇敢些。而現在——在 1848 年 6 月的巴黎戰鬥之後，在馬德里看到了武裝工人不願資產階級旅團的投降而頑強地對軍隊作戰的壯觀之後——大資產階級絕不願意把它的命運系於內戰的成敗了。象從前一樣，叛賣的連環重演了：厄斯巴特羅背棄了議會，議會背棄了領袖們，領袖們背棄了資產階級，資產階級背棄了人民。

三

本書也包括有恩格斯論述西班牙軍事史的論文。他關於《西

① 見《無聊的戰爭》，載 1854 年 8 月 17 日《紐約每日論壇報》。

班牙軍隊》的評論（這是 1855 年間在《普特南雜誌》上分期發表的他的研究論文《歐洲的軍隊》的一部分），給當時的西班牙軍隊作了一個確切的——如果說是不雅觀的——寫照。在引用了普拉特寺院長的著名的評語——“西班牙人是一個好戰的民族，但不是一個具有軍人風格的民族”——之後，恩格斯說：“在所有歐洲各民族中，西班牙人的確是對軍事紀律反感最大的。不過，這個以步兵聞名世界一百餘年之久的國家，還可能再有一支它可以引以自豪的軍隊。但是，要達到這個目標，不單是軍事制度，而且更重要的是社會生活，都需要加以改革。”

恩格斯在他的短文《巴達霍斯》和《比達索亞河》（1858 年為《美國新百科全書》^① 所寫）中，回顧了 1811—1813 年間西班牙戰爭史上的生動的插曲；恩格斯在這些短文中表現了他在軍事藝術和軍事史方面的深湛的知識。同樣深刻銳敏的理解，也表現在他 1860 年為《論壇報》寫的并被作為“社論”發表出來的論述西班牙摩洛哥之戰的三封信中。

本書最後一篇論文是《巴枯寧主義者動起來了》。在這篇論文中，恩格斯總結了馬克思和他對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所曾進行的頑強的鬥爭。恩格斯在這篇結論性的文章中分析了 1873 年西班牙起事失敗的原因，指出了無政府主義者策略的致命傷，特別是在一個革命戰爭的時期。這些策略就是零散的、無計劃的、臨時行動的策略，虎頭蛇尾的策略，在革命隊伍中進行反對紀律和組織、反對集中領導的鬥爭的策略。恩格斯指明無政府主義的策略和思想體系給西班牙人民爭取社會解放和民族解放的鬥爭造成了何等巨大的損害。他在他的杰出的分析的末尾說：“巴枯寧分子在西班牙

① 論波科瓦的文章，也刊載在這部百科全書上，是馬克思寫的。

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怎樣不去進行革命的無與倫比的例子。”

四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大約七八十年前對西班牙局勢所作的分析，不能機械地應用於現代的西班牙。但是，從那時以來的國際經驗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發展來看，這些文章為理解現時的事變提供了非常寶貴的資料。雖然國際形勢完全不同，西班牙國內有了巨大的變化，西班牙人民還是象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時代一樣，正在為達到民主的目標而戰鬥。

1873年，恩格斯在他論巴枯寧主義者的文章中寫道：

西班牙是一個在工業上如此落後的國家，完全談不上工人階級的立即的、完全的解放。西班牙在達到那種程度之前，必須經過各個準備的發展階段，清除很多的障礙。共和國提供了把這些準備階段的过程緊縮到最短期間和迅速清除這些障礙的機會。但是，只有通過西班牙工人階級的積極參預政治，才能夠利用這個機會。

馬克思和恩格斯給西班牙工人的這個忠告，在往後的革命鬥爭階段中仍然適用。三十年後，即在1905年，列寧有充分的理由，把恩格斯在西班牙革命問題上的立場，評定為在實際發生內戰的時刻一個無產階級的領袖應當採取什麼立場的模範。列寧在援引了上面恩格斯的這幾句話以後，繼續寫道：

……恩格斯……首先強調指出，西班牙為爭取共和國的鬥爭絕對不是、也不可能是為爭取社會主義變革的鬥爭^①。……雖然如此，……恩格斯對於工人積極參加為爭取共和國的鬥爭給以極高的評價，恩格斯要求無產階級領袖們作到：他們的全部活動都應當是為了使已開始的鬥爭必須取得勝利；同

^① 在列寧的原文中，這句話是在引証恩格斯上述這段話之前。——譯者注

时，恩格斯自己作为无产阶级的领袖之一，甚至考虑到了军事组织的一切细节。……恩格斯把攻势和革命力量的集中放在首要地位^①。

恩格斯和列宁在今天也许也会写出这些话来的！

本书中的文章，除最后一篇以外，都是原来在美国的出版物上发表的。《巴枯宁主义者动起来了》一文，是从德文翻译过来的。书后附录了一个人名索引。

^① 列宁：《論临时革命政府》，参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卷，第443、447頁。

1133
1854

目 录

英文版編者前言·····	1
第一部分 馬克思：革命的西班牙·····	1
第二部分 馬克思和恩格斯 1854 年在《紐約每日論壇报》 上发表的論文和札記·····	57
一 馬德里的暴动·····	59
二 馬德里暴动的消息·····	59
三 杜尔斯和奥唐尼尔的宣言——暴动者的成功·····	64
四 西班牙革命——党派的斗争——圣塞巴斯提安、 巴塞罗那、薩拉戈沙和馬德里的革命宣言·····	66
五 論厄斯巴特罗（社論）·····	71
六 反革命行动起来了·····	79
七 西班牙人民的要求·····	80
八 西班牙革命在俄国——殖民地問題——公职 人員的腐敗——各省的无政府状态——馬德 里新聞界·····	82
九 制宪議会的召开——选举法——托多沙 的混乱——秘密会社——政府購買枪炮 ——西班牙的財政·····	87
十 西班牙的反动——財政状况——伊比利亚 联邦共和国宪法·····	92

十一	政府最近的措施——反动报刊論西班牙政事	
	——高高在上的一大批將軍·····	98
第三部分	馬克思：西班牙的革命（1856 年）·····	103
第四部分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普特南杂志》和 《新美国百科全书》上发表的論文·····	117
一	西班牙的軍隊·····	119
二	巴达霍斯·····	122
三	比达索亚河·····	126
四	玻利瓦·伊·邦特·····	129
第五部分	恩格斯：摩爾战争（1859—1860）·····	147
第六部分	恩格斯：巴枯宁主义者动起来了·····	165
附录	馬克思：《革命的西班牙》連載論文中未发表过的 一个断片·····	189
	人名索引·····	194
	譯后記·····	213

第一部分
革命的西班牙

馬克思

革命的西班牙

西班牙的革命到現在已經呈現着持久的状态，正如我們的倫敦通訊員所告訴我們的，富裕的和保守的階級已經開始迁往法國去尋求安全。這是不足惊异的；1848年那樣風行的在三天之內開始并完成一個革命的現代的法國方式，西班牙從來不曾採取過。它在這方面的努力是复杂而且比較長久的，三年似乎是它為自己限定的最短期限，而它的革命周期有時延長到九年。就這樣，本世紀中西班牙的第一次革命從1808年延續到1814年；第二次從1820年到1823年；第三次則從1834年到1843年。現在的這一次革命將延續多久，或者將如何結局，是最敏銳的政治家也不可能預言的；但是這樣說並不過分；歐洲沒有別的地方，即使是土耳其以及俄羅斯的戰爭也罷，能象目前西班牙這樣使留心深思的觀察者感到如此深厚的興趣。

在西班牙，暴動起義象它們所向來反對的宮廷寵臣的权势一樣古老。就這樣，在十四世紀末，貴族反叛國王璜二世及其寵臣唐·阿伐羅·德·隆納。在十五世紀，發生了更為嚴重的變亂，反對國王亨利四世及其寵信集團（camarilla）的首領德·維倫納侯爵唐·璜·德·巴切柯。在十七世紀，里斯本人民把西班牙駐葡萄牙總督瓦斯康塞洛斯這個沙陀琉斯^①的肢體碎裂；如同他們在薩拉

① 瓦斯康塞洛斯（Vasconcellos）為西班牙駐葡萄牙大使，在里斯本人民起義時被殺；沙陀琉斯（Sartorius）即桑·路易士伯爵（San Luis, Count Luis José Sartorius, 1820—1871），反動的政客，1854年革命的前夕，他任內閣總理之職。此處借喻為寵幸的人。——譯者注

戈沙对斐立普四世的宠臣桑塔·柯洛馬所作的一样。同一世紀末叶，在卡洛斯二世治下，馬德里人民起来反对王后的宠信集团。这个集团是由巴勒普許伯爵夫人、奥罗帕沙伯爵和麦尔加伯爵組成的，他們对进入首都的一切食品征收苛重的捐稅，共同分吞稅款。人民前往皇宮，迫使国王出现在阳台上并亲自斥責王后的宠信集团。然后人民前往奥罗帕沙和麦尔加伯爵的宮室，搶劫了它們，燒毀了它們^①，并且要去捉住宮室的主人，但他們侥幸逃走了，以終身流亡为代价。引起十五世紀的暴动起义的事件，是亨利四世的宠臣維倫納侯爵与法兰西国王簽訂的卖国条約，根据这个条約，加泰罗尼亚要讓与路易十一。三个世紀之后，枫丹白露条約于1807年10月27日簽訂，卡洛斯四世的宠臣、他的王后的嬖人和平亲王唐·曼紐尔·戈多义^①以此条約与波拿巴約定分割葡萄牙和法軍进入西班牙，这个条約引起了反对戈多义的馬德里人民暴动，卡洛斯四世的退位，其子腓迪南七世的僭居王位，法軍的进入西班牙和随之而起的独立战争。所以，西班牙独立战争就是以反对当时唐·曼紐尔·戈多义所代表的宠信集团的人民暴动开始的，正如十五世紀的内战是以反对当时維倫納侯爵所代表的宠信集团的起义开始的一样。同样，1854年的革命，也是以反对桑·路易士伯爵所代表的宠信集团的起义开始的。

尽管有这些經常复发的暴动，西班牙直到本世紀还不曾有过認真的革命，除了卡洛斯一世（或者象德国人所称呼的查理五世）时代的神圣联盟（the Holy League）战争以外。当时，直接的口实

① 1794—1795年間，拿破仑进攻西班牙，侵占加泰罗尼亚等地，戈多义代表西班牙与法国議和，于1795年6月22日簽巴塞尔条約，法国归还它所侵占的地方，而取得圣多明各。戈多义因此获得了“和平亲王”这个称号。——譯者注